

有些情短暂却刻骨

提及梅兰芳的感情生活,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生命中曾经有过三个女人,王明华、福芝芳、孟小冬,很少有人提到另外一个女人,刘喜奎。

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

梅兰芳和刘喜奎初次同台演出,大约是在1915年。这个时候的刘喜奎,已经唱红了北京城。据说有她演出的包厢,大的100元,小的50元。有的戏院老板跟她签演出合同,不容讨价还价,直接开出每天包银两百的高价。她的个性很独特,视金钱为粪土,她说:“我一生对于钱,不大注重,我认为钱是个外来之物,是个活的东西。我又不想买房子置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的兴趣是在艺术上多作一点,并且改革一下旧戏班的恶习。”

对钱如此,面对权势,她则不卑不亢。初入北京,她曾被袁世凯召去唱堂会。袁二公子对她百般纠缠,她嗤之以鼻;袁世凯想让她陪客打牌,她严词拒绝;袁三公子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奎,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她不加理睬。身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她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她公开自己的处事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像,也不照便装

像;不做商业广告。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个性,受到梨园界人士的尊重,更受到梨园前辈老艺人的喜爱。

关于两人恋爱的时间,据刘喜奎自己回忆,是在她20岁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1915年左右。她说:“我到二十多岁的时候,名气也大了,问题也就复杂了,首先就遇到梅兰芳,而且他对我热爱,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时,梅兰芳在经过两次赴沪演出,又创排了几部时装新戏后,名声大振。一个名男旦,一个名坤伶,在外人眼里,是相当般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分手了呢?

显然,这个时候的梅兰芳是有家室的。他们的分手,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刘喜奎在事后的回忆录中说到他俩的分手时,并没有提及这个原因。事实上,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之所以如此,她这样回忆说:“我经过再三地痛苦地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

当时,她对梅兰芳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一个男人,可是我爱上了你,我想我同你在一起生活,一定是很幸福的。在艺术上,我预料你将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演员,如果社会允许,我也将成为这样的演员。所以,我预感到我身后边会有许多恶魔将伸出手来抓我。如果你娶了我,他们必定会迁怒于你,

甚至于毁掉你的前程。我以为,拿个人的幸福和艺术相比,生活总是占第二位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心牺牲自己幸福的原因。我是从石头缝里进出来的一朵花,我经历过艰险,我还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所以我只能把你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

梅兰芳问:“我不娶你,他们就不加害于你了吗?”

刘喜奎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梅兰芳沉默了片刻后,说:“我决定尊重您的意志。”

于是,两人就分了手。对于刘喜奎来说,这成了她一生中 most 遗憾的事。许多年以后,她回忆起这段经历,这样说:“我拒绝了梅先生对我的追求,并不是我不爱梅兰芳先生,相反,正是因为我十分热爱梅兰芳先生的艺术,我知道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所以我忍着极大的痛苦拒绝了和他的婚姻。我当时虽然年轻,可是我很理智,我分析了当时的社会,我感到如果他和我结合,可能会毁掉他的前途。”

遗憾归遗憾,但刘喜奎说她从来不后悔。从那以后,她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梅兰芳。当梅兰芳在抗战时期蓄须明志时,她由衷地佩服;当梅兰芳享誉世界时,她感到骄傲和自豪。在她隐姓埋名深居简出近40年后,新中国成立,她被请了出来,到中国戏曲学校当了教授。这个时候,她和梅兰芳重新见了面。抗美援朝时,他俩又同台演出。时过境迁,往事如烟,过去的一切,都成为了曾经。

摘自《梅兰芳的艺术和情感》

到考诗对联环节,周母暗地里加大了难度,她的上联为:凤凰匾体文章;左宗棠不急不慢道:螃蟹一身甲冑。周母出上联:解解解元之渴;左宗棠略微思量道:卜卜卜士之命。周母道:胸藏万卷圣贤书,希圣也,希贤也;左宗棠沉思片刻道:手执两杯文武酒,饮文乎,饮武乎。此时,在屏风后窥观的周诒瑞大小姐,已芳心暗许,忙命丫鬟出庭添茶。

一时间,周家上下为觅得佳婿喜悦无比,张灯结彩,大宴宾朋。左宗棠也被周家女人们的才气和诚意所打动,第二年,正式入赘周家。

摘自《羊城晚报》

地走以后的路。我们周围很多人,实在是被越积越厚的人际关系脂肪层堵塞住了,大家都能听到他们既满足又疲惫的喘息声。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紧贴着大地,潜伏在深处。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构成了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讽,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山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什么,上了高峰抓不了什么。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摘自《今晚报》

行渐远的亲笔信。看最新的一期《TimeOut》杂志上介绍,有一网站,举办这样一个活动,叫做“陌生人,让我手写一封信给你”。它这样说:“你多久没收到过信了?你多久没给人手写过信了?让我手写一封信给你,让我的心情化成字迹,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扔进信箱,让邮差交到你的手里。现在开始,留下地址,让我写一封信给你。”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能够给他们留下自己的地址,换取一封久违的亲笔信。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在乎一封亲笔信。

还是契诃夫,他写过一篇《统计》的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里,他借水果文理《钦差大臣》里的邮政局长的口吻,统计出这样的数据:邮局收寄的100封信件里,5封是情书,2封是稿件,72封则是没有什么内容的无聊的信。我对契诃夫这样讽刺夸张的统计数据,心生不满。即使72封都是没有什么内容的信,也并非无聊。平常人的书信往来,可不都是些家长里短吗?要什么深刻而超尘拔俗的内容?更何况,都是亲笔写的信呢。

不管怎么说,还是自己亲笔写的信才好。亲笔写的信,无论对于看的人,还是写的人,感觉都不一样,滋味都不一样。就像清风和电扇或空调吹来的风不一样,就像鲜花和纸花或塑料花不一样,就像肌肤之亲和隔着手套握手或戴着口罩亲吻不一样。

独下千行泪,开万万里书。亲笔信,只有亲笔信,才能让你有这样的心情,又能让你如此的动情。

摘自《文汇报》

乾隆收拾老臣

公元1735年,雍正逝世,乾隆继位,这年他24岁,正年富力强之际。不过,雍正临终囑托里,特别交代:“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这让刚坐上龙椅的弘历,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何一位新皇帝,对前朝老臣都不会太欢迎的。

鄂尔泰比乾隆大34岁,张廷玉比乾隆大38岁,对这两位等于父辈的前朝老臣,能不能驾驭得住?他们会不会买他的账?让年轻皇帝有点郁闷。

虽然,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他的祖父康熙登上大位后,处心积虑,搞掉了碍手碍脚的前朝老臣鳌拜;他的父亲雍正登基以后,马上就出重拳,将前朝老臣年羹尧打入十八层地狱。现在,轮到 he 主政,却拿这两位强行安排的左膀右臂无可奈何。

然而中国人窝里斗的劣根性,根深蒂固,积习难除,两位老臣在雍正朝就互不相能,到乾隆朝,更针锋相对。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大小官员逐一排队。鄂尔泰树大根深,其

追随者为封疆大吏,为地方督抚,为带兵将帅,为满族要员。因曾“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之士多出幕下”,所以,执掌内閣以后,更获雍正帝的眷注恩渥,授首席军机大臣一职,权倾天下。于是,在他周围,形成一个以满臣为中坚,包括一部分汉臣在内的政治集团,主要成员有庄亲王允禄、军机大臣海望、湖广总督晋迈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学政胡中藻等人,称鄂党。

张廷玉长期经营,其拥护者为府院高层,为六部长官,为文化名流,为门生子弟。尤其张氏一门登仕者达十九人,其弟廷璐、廷璩,其子若霭、若澄、若淳均为朝中高官,可谓显赫世家,顶戴满门。张著文自嘲:“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自先父端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如此广通的关系网,如此深厚的软实力,自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政治组合,人称张党。

鄂尔泰具有居高临下的满族背景,骄横跋扈;张廷玉具有精通汉文化的的精神优势,名声遐迩。鄂尔泰背后是颐指气使的满族豪贵集团,

战争中的善良

二战初期,英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经重新部署调整后,终于打了一场胜仗,并俘虏了大批德国兵,首相丘吉尔飞抵前线慰问看望官兵。

由于英军对德军已恨之人骨,因此,丘吉尔一到,便有人向他建议,决处这些德国兵或将他们派到大后方最艰苦的地方从事劳改。丘吉尔没有发表意见,在一次团以上军官会上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前不久,希特勒组织了一个16人的特别行动小组,要刺杀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16个人按照计划,成功地接近了那位领导人的住处。可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一个小孩掉进了河里,其中一个成员见到在水中挣扎

的孩子,不顾队长的警告跳下河将孩子救了上来。这时河岸围了很多人。当他抱着孩子上岸时,却被别人看见了衣服里面的纳粹标志,行迹已暴露,计划破产,队长立即命令所有人撤退,可救小孩的士兵却被警卫活捉。本来刺杀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立即处以极刑,可为了查清事实的真相,那位领导人要求立即对他进行审讯。可那个纳粹分子很顽固,从头到尾一句话不说,只好对他执行枪决。本想着可能会有纳粹分子来劫法场,所以那位领导人当天就在不远处的一幢二层楼里打开窗户看着,期望对所有潜伏的纳粹分子一网打尽。可就在那位纳粹

烈焰蹈蒸;张廷玉身边是炙手可热的汉人精英分子,极具人脉。于是壁垒分明,不相水火。

乾隆一直等着两位老先生,出格、犯规、惹事、闯祸,有个什么闪失,好来收拾他们。他通过一系列的案件,一、乾隆元年,鄂党张广泗、张党、张照,先后出兵兵贵州的相互攻讦案;二、乾隆六年,鄂党仲永檀、张党、张照,泄密受贿彼此揭老底案;三、乾隆十三年,处死鄂党张广泗兵败川案;四、乾隆十五年,张廷玉姻亲涉及吕留良文字狱被罪巨款案,以及发动朝臣攻击张廷玉不当督边柱、河道总督高斌、工部尚书史贻直、巡抚鄂昌、总督张广泗、学政胡中藻等,人称鄂党。

张廷玉长期经营,其拥护者为府院高层,为六部长官,为文化名流,为门生子弟。尤其张氏一门登仕者达十九人,其弟廷璐、廷璩,其子若霭、若澄、若淳均为朝中高官,可谓显赫世家,顶戴满门。张著文自嘲:“近日桐人之受国恩登仕籍者,甲于天下”,“自先父端而下,三世入翰林者凡九人,同祖者二人,是廷玉一门受圣朝恩至深至厚。”如此广通的关系网,如此深厚的软实力,自然是朝中举足轻重的政治组合,人称张党。

显然,两位老人家没料到这位年轻对手,竟是“鹬蚌相争”的得利渔夫。多年以后,乾隆亲谈这两位老臣的不识时务,不知进退时,以调侃的口吻说:“朕初年,鄂尔泰、张廷玉亦未免故智未忘耳!”这话说得有点阴,有点损,什么叫“故智”?即“玩不出新花样的老把戏”,即“起不了大作用的杀手手段”,这种如同耍猴戏似的,挥鞭驱使的主宰语气,这种完全在其掌控之中,跳不出掌心的从容口吻,也可窥见乾隆绝非善类的嘴脸一二。

摘自《今晚报》

分子等待枪决的时候,一个孩子跳出来,高声地大喊:“是他救了我,他是一个好人,不能杀他。”那位领导人一直盯着大声呼喊的孩子,随后指示随从说:“不处决,交战俘营。”最后那名纳粹分子也因为感激而说出了真相。

同志们,你们知道那位领导人是谁吗?他叫丘吉尔,对,就是现在坐在你们面前的丘吉尔。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拒前天花战场上那些战俘拼死抵抗,拒不投降,你们当中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将永远告别这个世界。当你们作战的时候,你们在履行战争的责任,当他们放下武器时,他们在履行善良的责任,如果你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去惩罚战俘,就是在惩罚善良。我始终认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应该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摘自《读者文摘》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成熟是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

余秋雨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并不陡峭的高度。

不要因为害怕被别人误会而等待理解。现代生活各自独立,万象共存。东家的柳树矮一点,不必向路人解释本来有长高的可能;西家的槐树高一点,也不必向邻居说明自己并没有独占风水的企图。做一件新事,大家立即理解,那

就不再是新事;出一个高招,大家又立即理解,那也不再是高招。没有争议的行为,肯定不是创造;没有争议的人物,肯定不是创造者。任何真正的创造都是对原有模式的背离,对社会适应的突破,对民众习惯的挑战。如果眼巴巴地指望众人的理解,创造的纯粹性必然会大大降低。平庸,正在前面招手。

回想一下,我们一生所做的比较理解的大事,连父母亲也未必能深刻理解。父母亲缔造了我们却理解不了我们,这便是进化。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会轻轻松松

亲笔信

肖复兴

如今伊妹儿和手机短信盛行便捷,传统的信,早已经没什么人写了。据统计,现在邮局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是私人信函,这些信封和信瓤,不知又有多少是打印出来的。

所谓传统的信,是需要自己用笔来手写。过去写信时常用的一句话,是“见字如面”,那是要看见信上亲笔写的字才是,每个人的字体都不一样,即便写的字再歪歪扭扭,也是自己写的,沾着心情和体温,让收信人亲切,一望便知,而为自己独有。所以,过去才有鱼雁传书的美丽传说,才有“家书抵万金”的动人诗句。

一个一辈子没有亲手写过一封信的人,或一辈子没有收到过别人亲笔写给自己一封信的人,都是不完整的人生。如今电脑非常发达,点击几下键盘就可以轻松地发出一封信。最可怕的是手机短信,它是“伊妹儿”的缩写版,那里早已经储藏无数条短信,按你所需,任你索取。有时候,真觉得科技是人类情感的杀手,用貌似最迅速的速度和最新颖的手段,扼杀人类心底最原始的也是最朴素的诉说。

我要说,还是要珍惜手写的家信,特别是在春节的大年夜前,起码该给自己的亲人亲手写一封平安的信、祝福的信。家书抵万金,家书抵

万金呀,仅仅从电脑或手机里发出的信,还能够抵得上万金吗?

记得20多年前,内心武曾经写过一篇《到远处去发信》的小说,写的是干了一辈子的老邮递员退休了,给别人送过那么多的信,还没有接过别人给他自己写来的一封信,就自己写了一封,跑到老远的地方,把信投到邮筒里,让自己这辈子也收到一封亲笔信。

即使如契诃夫写的小说《万卡》里学徒小万卡寄给爷爷那一封永远无法寄达的信,只在信封上写着“寄乡下爷爷收”,而没有写上收信人的地址,但那也是万卡用笔蘸着墨水一字一字写成的呀!

30多年前,我突然收到母亲请邻居帮忙拍来的电报,得知父亲病逝,忙从北大荒赶回北京奔丧。一路上心里都奇怪,母亲不识字,家中只剩下她独自一人,慌乱之中怎么会找到我的地址并能够一眼认出来?回到家,看见母亲的床垫底下,压着的都是我写给家里的信。母亲不识字,但熟悉的字迹让她知道那就是我,枕在那些信上睡觉,让她心里踏实。她就是拿着床垫下其中的一封信,请邻居打来的电报。

可能正是看到了亲笔信的力量和意义所在,有人想竭力挽住已经渐

铭记一生的八个谎言

肖肖

儿时,小男孩家很穷,吃饭时,饭常常不够吃,母亲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分给孩子吃。母亲说:“孩子们,快吃吧。我不饿!”——母亲撒的第一个谎。

男孩长身体的时候,勤劳的母亲常用周日休息时间去县郊农村河沟里捞鱼来给孩子们补钙,鱼很好吃,鱼汤也很鲜,孩子们吃鱼的时候,母亲就在在一旁啃鱼骨头,用舌头舔鱼骨头上的肉渍。男孩心疼,就把自己碗里的鱼夹到母亲碗里,请母亲吃鱼。母亲不吃,母亲又用筷子把鱼夹回男孩的碗里,母亲说:“孩子,快吃吧,我不爱吃鱼!”——母亲撒的第二个谎。

他父亲病逝后,母亲又当爹又当妈,靠着自己在缝纫社里那点微薄收入含辛茹苦拉扯着几个孩子,供他们念书,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胡同路口电线杆下修表的李叔叔知道后,大事小事就找借口过来打帮手,搬搬煤,挑挑水,这些钱粮来补贴男孩的家里。人非草木,孰

佛明早您还要上班呢。”母亲笑着说:“孩子,快睡吧,我不困!”——母亲撒的第三个谎。

高考那年,母亲请了假天天站在考点门口为参加高考的男孩助阵,时逢盛夏,烈日当头,固执的母亲在烈日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母亲迎上去递过一杯用罐头瓶泡好的浓茶给孩子喝了,茶亦浓、情更浓,望着母亲干裂的嘴唇和满头的汗珠,男孩将手巾的罐头瓶反递过去请母亲喝。母亲说:“孩子,快喝吧,我不渴!”——母亲撒的第四个谎。

他父亲病逝后,母亲又当爹又当妈,靠着自己在缝纫社里那点微薄的收入含辛茹苦拉扯着几个孩子,供他们念书,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胡同路口电线杆下修表的李叔叔知道后,大事小事就找借口过来打帮手,搬搬煤,挑挑水,这些钱粮来补贴男孩的家里。人非草木,孰

心安即归路

王小艾

席慕容出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乱年代。自幼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洲留学。每换一次环境,孤独便增加一重,她只好通过写诗来抒发重重寂寞。在无边黑夜夜,席慕容经常会梦见回家,却总在刚推开家门的一瞬间醒来。

幸好,她遇到了一个温柔敦厚的男子,为她孤独的心开启了一扇光亮的窗。

席慕容和刘海北相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国学生中心。

在几次聚会中,席慕容发现刘海北不仅知识渊博,还十分善良。她会为猫做舒适的窝,会送落单的女孩回家。他常陪席慕容打乒乓球,而且总会有风度地输给她几分。

某晚在月光下告别后,当刘海北的背影渐行渐远,席慕容的内心涌起淡淡的忧伤,那种情愫被她化为美妙的诗行:“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为这/我已八

佛明早您还要上班呢。”母亲笑着说:“孩子,快睡吧,我不困!”——母亲撒的第三个谎。

高考那年,母亲请了假天天站在考点门口为参加高考的男孩助阵,时逢盛夏,烈日当头,固执的母亲在烈日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母亲迎上去递过一杯用罐头瓶泡好的浓茶给孩子喝了,茶亦浓、情更浓,望着母亲干裂的嘴唇和满头的汗珠,男孩将手巾的罐头瓶反递过去请母亲喝。母亲说:“孩子,快喝吧,我不渴!”——母亲撒的第四个谎。

他父亲病逝后,母亲又当爹又当妈,靠着自己在缝纫社里那点微薄的收入含辛茹苦拉扯着几个孩子,供他们念书,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胡同路口电线杆下修表的李叔叔知道后,大事小事就找借口过来打帮手,搬搬煤,挑挑水,这些钱粮来补贴男孩的家里。人非草木,孰

佛明早您还要上班呢。”母亲笑着说:“孩子,快睡吧,我不困!”——母亲撒的第三个谎。

一个周末,刘海北患了重感冒,卧床不起。席慕容亲自下厨,精心地为她熬了一锅粥。这个温柔的举动让两个男生宿舍都沸腾了!两个人在欧洲学业结束时,都渴望回台湾。长辈们起初都不理解,最终被他们一封封家书感动,同意他们回台湾发展。两个人牵着手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微笑、欢呼,向注视他们的人大声说:“我们要回家,我们可以回家了!”

回台湾后,他们没有选择繁华的闹市生活,而是在乡下住了整整10年。他们种下很多果树,春天时一片葱绿,到了深秋一片全红。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不过是有一个人能如此地懂你,与你一起分享生命的美妙和感动,正如她诗中所写道的:“我只能来这世上一次/所以

/请再给我一个美丽的名字/好让他能在夜里低唤我/在奔驰的岁月里/永远记得我们曾经相爱的事。”

内心安宁的席慕容再也不在夜梦里惊醒,开始有了梦寐以求的熟睡。

刘海北永远比席慕容早起一刻,亲手做美味的食物来填充她的胃。刘海北也永远是席慕容诗歌的第一个读者,虽然不懂诗歌,却给她尊重和理。甚至当席慕容出名后,一些人开始尊称他为“席先生”,刘海北总是微笑着纠正道:“鄙姓刘。”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如此的胸襟和风度,他还干脆写了一篇《家有名妻》发在刊物上,幽默的笔调使它被广泛转载。

光阴似水流逝。他们也携手从葱绿的青春走到花甲之年。半年前刘海北总是微笑着纠正道:“鄙姓刘。”不是每一个男人都有如此的胸襟和风度,他还干脆写了一篇《家有名妻》发在刊物上,幽默的笔调使它被广泛转载。

时间或许早已流转,而关于爱的诗句却永远年轻。每一个人的生命,总会因另一个人而变得丰盈;每一个流浪的灵魂,总会因为相爱而变得安宁。

摘自《婚姻与家庭》